

明 代 别 集

〔香港〕沈 津

稿本文三桥诗稿

文三桥诗稿不分卷，明文彭撰。稿本。一册。清赵文麟、陈宗元跋。半页九行十四字。

文彭，字寿承，号三桥，征明长子。以明经廷试第一，曾任两京国子监博士。自幼继承家学，篆、隶、真、行、草无所不能，又精篆刻，其印作长期被后人奉为金科玉律，在印学史上有深远影响。

此彭手稿，收诗九十四首。彭有《博士诗》二卷，见《文氏五家集》卷七至八，共收诗二百八十首。然以手稿相校，此稿中“送杨子任会试”、“送陆修撰举之省覲还鄞等多首皆为刻本所未收，且已收之者文字上也略为不同。如“丹阳舟中话嘉弟”一首，四库全书本“话”作“同”；末句稿本为“对酒无言泪万行”，库本“万”作“两”。

赵文麟跋云：“比来赏鉴家见古人手笔，残缣剩楮，不惜重费争购，珍于球璧，自唐宋以迄元明，自谓目光如炬，鉴衡不爽。余非不爱古人名迹也，特其真贋莫能辨耳。何则，并世书画不少专门名家，尝见声称籍甚，持素纸踵门请者应接不暇。不得已，授诸其徒，或倩其友规抚钩染，遗神袭貌，辄应其所请以去，甚

至慧黠之徒，假托盛名，丐润以为糊口计，然则并世者犹难决其是真是膺，何论乎元明？又何论乎唐宋？而鉴古家猥云真膺易辨，或睹其款识，或详其题跋，或别其图章，犁然百无失一。噫，款识可冒，图章、题跋何不可伪之有？今春，延芹生先生课余姪读，出其所藏文三桥书册示余，文与陈先世为中表亲。此册诗笔神妙固不待言，其书有整饬处，有错落处、有涂抹添注处，天然姿媚，笔端具有逸气往来，置诸案头，昕夕展览，殊令余爱不忍释。此真名迹也，此重货所不能购，而宜珍之逾于球璧者也。什袭藏之，非独墨宝流传，且亦征先泽之所贻者远矣。道光十有九年，岁在己亥仲冬长至前三日，吴县赵文麟谨跋”。

陈宗元跋云：“文三桥先生，世其家学，以翰墨名当时，然余于公之书独罕见，又未获睹公之诗为憾。癸卯春，翠岚叔出此册示元，谨授而读之，琳琅满目，一字一珠，至其运腕之超妙，尤得晋人三昧，駸駸乎，登其堂跻其阃焉。后生小子，又何能赞一辞？余先世本文之所自出，独幸二百余年来，此册之得藏吾家，不至流落人间，抑亦公之神明有以呵护之矣。吉光片羽，罕而弥珍，爰志数语于尾末，既为公喜，且为翠岚叔幸。后之人，其永宝之。道光癸卯仲春之月，后学陈宗元谨跋”。

铃印有“吏科都给事中”、“澌沅五秀人家”、“浮丘山人”、“珠泉主人”、“居在吴楚之间”、“存笏堂”、“少恒盛生”、“文彭之印”、“吴门王守”、“王履约印”、“东吴文献衡山世家”。

明嘉靖刻本武陵诗选

武陵诗选六卷，明施渐撰。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王其勤刻本。沙彦楷跋。二册。半页九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单鱼尾。题“明无锡施渐著”。前有嘉靖丁巳王其勤序。

施渐，字子洞，无锡人。少小即好诗歌，既长，乃工举子

业，竟以序贡授海盐丞，寻罢去，归老蠡川田舍，盖终身不遇賚志而歿。其诗盛有名称，不群于时辈，情才不骋华，而发挥合则。其友俞宪云渐诗“苦心考索，竭力磨洗而后工者，大都精雅闲远，绝类王、孟，玉于趣味悠深，声调隽特、又在韦、柳、钱郎间”。曾校刊《皇明名臣言行录》。《荆川先生文集》卷十四有“施推官墓志铭”。

王序云：“锡山武陵施君，博综群书，精极理，致本性，情而寄兴黜，浮靡以成家，直遂而引高者，可敬可仰；温厚而就下者，可爱可亲。长而数十语，不觉其繁短。而四五言曲尽其旨，平淡处，多类孟浩然诸篇，而摩诘黄雀诸词，似不能出施君之右，是在熟读君诗者，自可见矣”。

圣犹氏跋云：“武陵先生与曾王父昆季交契最深，唱酬亦甚富，有集所未尽者，如‘山园’诸作，原稿具存。先辈谓其诗精雅闲远，绝类王、孟，家郁州《国雅》评亦云，肖条冲寂，卓乎名家。大抵先生诗品、人品俱吾邑第一，惜其后嗣不振与寒家子姓，真不胜鲁卫之感。晚学圣犹氏跋”。

沙彦楷跋云：“按荆州集‘施阁墓誌’，渐实闾龚氏妹之子，其父廉命字而子之后。闾自有子曰涣，旋夭死。迨闾卒，渐行三年之丧，以子报之。然志中谓闾尝录《水东日记》，所载周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书之书而自题其后，盖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为是，而以朱子为外家，立后之言为不可易也，惟渐迄未归龚氏本宗。万历《无锡志》艺文类载施渐《武陵诗选》，各门内复常引其诗，而传人物则无渐名云”。“渐字子洞，未见荆川集中”。

“集内有圣犹氏录补诗多首及跋，并引顾起伦所辑《国雅》称为家郁州，又在‘顾宪副洞阳清泾庄杂咏’后跋称先生与曾王父昆季交契最深云云，知为泾阳洞阳后人”。按彦楷，字武曾，江苏武进人，回族。清末毕业于京师法律学堂，早年从事司法工作，并任众议院议员，一九二五年起长期以律师为业，抗战胜利后加

入民社党，后另组民社党革新委员会，历任副主席、主席，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一九七〇年去世。

是书《明史艺文志》未著录。渐诗又见《盛明百家诗集》本，但仅一类，所收甚少，此集极罕见，迨孤本耶？

铃印有“蕉林藏书”、“蕉林梁氏书画之印”、“观其大略”、“绣佛斋”、“梅花堂”。

明万历刻本沈嘉则诗选

沈嘉则诗选十卷，明沈明臣撰，沈九畴选。明万历六年（1578）刻本。清佚名批。半页九行十九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单鱼尾。题“四明沈明臣著，从子沈九畴选，通州张成诏、钱兆贤校”。前有万历丁丑王世贞序、刘凤序、屠隆序，末有沈明臣后跋。

明臣，字嘉则，别号句章山人，鄞县人。嘉靖中诸生，其于文益奇有秦汉风。尝与徐渭同参胡宗宪幕府，又撰有《通州志》八卷。其传见《明史》文苑传徐渭传后。

卷一乐府三十四首、卷二五言古诗二十七首、卷三至四七言古诗七十一首、卷五至六五言律诗一百零九首、五言排律三首、卷七至八七言律诗一百六十一首、卷九五言绝句二十八首、卷十七言绝句五十首。共四百八十三首。

屠隆序云：“……世宗皇帝时，尝从胡少保行，间为书记。少保才先生，待以国士。少保死，先生遂挟筴走渤海，往来吴楚闽粤间。先生少年时，才思敏博，能对客挥长句，落笔百韵不止，咸肖洒出尘，声名以是大噪，及历览天下佳山水，结交海内豪杰，遂以尽文章之大观，所造益精，而所得益艰，往往悔其少作矣。……一日晤先生于张司马公所，一见把臂，欢如平生，遂连宿先生斋中。先生尽出所为诸稿读之，至漏下五鼓不休，如登西华山，

下睇黄河若带，踞秦岱，临碣石而瞰沧海，曾不盈睫焉。……先生不屑屑于拟古，而春容璀璨，即言言无不作汉魏声，五言古诗亦自出机杼，而富力劲力，自令鲍、谢却走，若先生之于唐音，犹伛偻丈人之承蜩掇之而已矣。而尤长于七言古诗，盖海内称独步焉，王元美谓先生布衣之杰。嗟乎！先生独杰布衣也”。

明臣后跋云：“不佞少也贱，治经生业不用，用治诗，然于诗性殊好也，而且撰结不甚劳苦，然业必劳苦甚，始脱草如是者垂三十年，于兹计草殆万篇，而自汰去者三之一，以三之二授从子箕仲选，箕仲选复汰去七之六半，而止存四百篇，已而箕仲就太常奏名去会。不佞客海陵，携以随，复以新撰授汤生慈明选，汤生慈明选复得百五十篇有奇，手录在笥，乃张克应、钱子愚、子南知而请授梓。梓就半，通大夫林君登卿知状，谓不佞曰，诸生高谊哉，业不可不使余分谊，乃割奉，于是梓全，就题曰沈嘉则诗选，凡十卷，盖林君命名，而序以王廷尉元美。万历戊寅春日沈明臣跋”。

按《四库总目提要》存目收有明臣《丰对楼诗选》四十三卷，《提要》云：“明臣生平所作诗，凡七千篇，属其犹子九畴选定为四百篇，今未见传本，是集为广陵陈大科所校梓，凡为诗四千四百八十九首，较九畴所选增十倍”。此《沈嘉则诗选》传世极罕，四库馆臣未见，故有“今未见传本”之说。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卷四有著录，然仅存卷六至十，今已不知去向。明臣又有《丁艾集》、《用拙集》，《青溪集》、《帆前集》、《蒯緌集》，《越草》、《吴越游稿》、《荆溪唱和诗》，不知是否为《丰对楼诗选》所收。

序后有“长洲吴曜书，袁宸、章国华同刻”。吴曜乃姑苏重要写工，明嘉靖四十一年刻《野客丛书》三十卷、明嘉靖乙丑年刻《何翰林集》二十八卷、明嘉靖丁巳刻《修辞指南》二十卷、明万历刻《梦占类考》十二卷，皆曜所写。袁宸也参与刻有《野

客丛书》、《何翰林集》。

铃印有“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”。

明嘉靖刻本凤笙阁简抄

凤笙阁简抄四卷、附录一卷，明凌约言撰。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凌稚德刻本。四册。半页八行十七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无鱼尾，下有刻工。题“吴兴藻泉凌约言著”。前有嘉靖丙寅彭年序、王世贞序、王问序、李幼滋序。末有嘉靖丙寅吴岭、须用宾后序。

凌约言，字季默，号藻泉，乌程人。中应天乡试，授全椒知县，历刑部员外郎，所在有政绩。性开爽疏朗，与人和而介，按治不法如律，豪猾惴惴，寻乞归，卒年六十八。又有《椒沔稿》、

《病稿偶录》。王世贞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卷九十四有其墓表。

明代以简札单刻者不多，重要者如申时行《纶扉简牍》、王锡爵《王文肃公牍草》、沈鍊《寒鸿尺牍》、熊廷弼《辽中书牍》、冯琦《宗伯冯先生尺牍》皆是。此本卷一三十八通、卷二四十九通、卷三五十八通、卷四二十四通、附简四通，又附录空庵多病道人自叙。末为颜鲸、洪朝选、王世贞、薛甲、唐枢、陈良谟读凤笙阁简抄。简多为致茅鹿门、罗念庵、归震川、顾箬谿等，皆一时名流学者。约言诗文集今未得见，此其简札，也可窥见其和诸方人士来往之情景。

王问序云：“凤笙阁手简，乃吾常贰守凌侯录其尊大夫藻泉先生作也。先生宏才博学，交游遍海内，自馆阁台省群公以及山林俊茂，凡致词通侯者积若干首。简虽短长不均，其称述敷扬，比事属句，近取远稽，亦人人殊矣，率随意而言，意尽而止。春容乎，大篇不为漫；寂寥乎，短章不为寡，摘藻绘于毫端，摭衷慙于染翰，据所演若不经思覈其旨鲜或不当。温温乎，其讽之而

非谀也；璺璺乎，其陈陈而非激也”。

李幼滋又云：“所至民爱，所去民思，与修同在，位者孰不曰吾欲去然未有脱然者。公官比部郎通显矣，一旦弃去，公茂异绝伦，西吴多名公卿，方诸生时，与公校不能出公右，书无所不读，文章追古作者，诗隽丽秀妙，篇什俱存。顾托意二氏，不欲以自名即兹抄之善，非其子稚德刊之，公不欲令人知也”。

是书《明史艺文志》著录。《四年总目提要》未收。台湾中央图书馆也藏一帙。此本书口下有“顾棖写，何贞刻”。按顾棖为吴郡名写工，其所写书版又有《汉书评林》一百卷、《孔子家语》十卷、《管子》二十四卷、《医学纲目》等书。刻工有何祥、夏激、王龙、何成德、何钊、何铨、何磁、夏邦臣、王来、何鉴、何钤、夏文祥、何钥、何钿、袁宸、金汝南、邵埴、张璈”。

钤印有“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”、“周越然”；“熊国琦印”、“熊□登印”、“东湖草堂”。

明万历刻本乐吾韩先生诗

乐吾韩先生诗一卷、遗事一卷，明韩贞撰。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许子桂等刻本。四册。半页九行十七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，下刻字数。诗前有韩贞小像。前有万历戊戌余尚友序、宗彝序，末有黄大成跋。

韩贞，字以中，号乐吾，扬州兴化东乡人，世业陶。时泰州朱恕樵薪养母，从王艮讲学，贞慕其行，从之游。后乃师事艮子襞，粗识文字，有茅屋三间，以之偿债，遂处窑中，自咏曰：“三间茅屋归新主，一片烟霞是故人”。久之觉有所得，遂以化俗为任，随机指点，农工商贾，从之游者千馀。秋成农隙，则聚徒谈学，一村即毕，又之一村，前歌后答，弦诵之声不绝。《明儒学案》若三十二有其传。

此诗集收五言绝句一首、五言律诗七首、六言二首、七言绝

句六首、七言律诗六十九首。明代以来，以小手工业者而在诗文中别具一格者甚少，仇十洲原为漆工、齐白石曾是木匠，然皆改行作诗为画，终而成其大家。

“遗事”次行有“同邑后学许子桂、沈孙復、朱应达等九人，宝应后学张国礼等三人同辑梓”。是书《明史艺文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皆未予著录，传世颇罕见。另台湾中央图书馆一部，合此二部而已。

明万历刻本破蟋蟀集

破蟋蟀集四卷，明余世儒撰。明万历元年（1573）刻本。一册。半页八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。题“念山余世儒著”。前有万历元年刘昭文序、隆庆己巳余世儒序。

世儒，字汝为，婺源人。举人，曾任合州知州。

卷一序十三篇；卷二记二篇、志铭二篇、行状一篇；卷三赞十五首；卷四祭文二十七篇。

刘序云：“……此昌黎韩公谓儒者之于患难，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，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。而念山余公节取是语以名集，其亦有感而托焉者也。公早以才美著声，奋迹南畿，九上礼闱，乃仅小试其端于瑞邑，未几，有郑之役，商山之补，其中郁抑变故，可悲可愕，纷至而突来。其言曰，自余之拜官也，孰非蟋蟀时哉，而公处之有道，不怨不尤，方且懼瘵，旷勉职守，以无恶于志，无负所学。暇则染翰搞词，宣慰性灵，敷昭物则。自瑞安历郑商，迄于南康，凡为序记、铭状、题赞、祭告、书翰、杂著、文移及古体、近体诸作，无虑数万言，汇为八卷。诸生张谔、郭曰员、吴谏諠，钟惟经、刘期第、奚元愈、赖以显既卒业，付诸梓文，因展阅而三復之，泐泐洋洋，其道德之光，周汉之轨，艺林之钜匠，昭代之名家，惟其自得也。……”

是书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，有“破蟋蟀集八卷，又未信稿八

卷，念山集二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未收入。刘序也云此书八卷，然该书目录负全，确为四卷，并无割裂之迹，疑此书先刻四卷，书翰、杂著、古近体诗或为后来补刻。卷三有“写真赞”二首、“续赞”二首，均写其官拜商州、南康时之景况。

稿本俞仲蔚文稿

俞仲蔚文稿不分卷，明俞允文撰。稿本。清金农跋。四册。半页九行，兰格。栏外上端有“文园杂组”四字。

允文，字仲蔚，吴郡崑山人。年十五，为马鞍山赋，长老异之。年未四十，谢去诸生，专力于诗文书法，与王世贞友善，为嘉靖五子之一。万历七年卒，年六十七。《明史》有传。王世贞曾刻其集四卷，尝云：“仲蔚好里居，又善病，家甚贫，凡所为行者不厌死而已，然终不能事于谒，而自托古文辞特甚，平生不屑唐以后书，悉置弗读。赋宗楚人，诗汰齐梁诸体，俱有奇思。馀文亦能辟易流辈”。

此稿本题“文藁”。第一册收赋十六首、诗九十五首；第二册收诗十一首、七言古诗一百零三首；第三册为记二篇、序十五篇、传一篇、志四篇、碑一篇、行状一篇、颂五首；第四册为文四篇、疏三篇、书十六篇、启三篇、铭四篇、又高士赞三十二首，汉循吏赞十八首、杂著十篇。

明嘉靖间俞宪刻有《盛明百家诗》，其前编收允文赋四首，诗一百零二首。明万历十年程善定刻《仲蔚先生集》二十四卷附录一卷，其卷一收赋十二首，卷二四言古诗五首，卷三五言古诗一百三十五首，卷四七言古诗九十四首，卷五五言律诗一百八十五首，卷六七言律诗四十三首，卷七五言排律五十三首，卷八五言绝句三十四首，卷九七言绝句五十一首，卷十序三十篇，卷十一记四篇，卷十二传三篇，卷十三墓志铭九篇，卷十四墓表一篇，卷十五碑二篇，卷十六行状一篇，卷十七颂七首，卷十八赞

三十二首、循吏赞九首，卷十九铭四篇，卷二十诔三篇，卷二一祭文七篇，卷二二杂著六篇，卷二三书启三十篇，卷二四跋十三篇。

以稿本与万历刻本之细目相核，后者收诗颇多。然稿本赋之部分，如“瑞宝赋”、“白鸛鵲赋”、“桃赋”，“拟艳赋”为刻本所无。又序中“赠医师鲁守正序”、“崑山杂咏序”、“娄江怅别图咏序”、“送赞教陆炼师游龙虎山序”、“送大参龙池王公赴陕右治所序”；杂著中“崑山重建慧聚寺募缘疏”、“重修有唐卜将军神祠募缘疏”等皆为刻本所失收。由此可见，刻本所收也非允文所著之全部。

金农跋云：“新安俞祭酒允文，嘉靖间巨公也，文体妥雅，书法亦工。此其自书手稿，世所罕传，得之者何异神接蓬壶，复游乎！丽农之山，心目为之一快，珍爱又何吝焉。乾隆丙寅秋七月，杭郡后学金农识”。农，字寿门，号冬心。杭州人，流寓扬州。乾隆元年荐举鸿博，嗜古好古，精鉴赏，工书画，为扬州八怪之一。

铃印有“陆时化”、“润之”、“祖诒之印”。陆时化，字润之，号听松、江苏太仓人，监生，好藏书画，赏鉴精确，有《吴越所见书画录》、《书画说铃》等。祖诒，即蒋祖诒。

明万历刻本归田漫稿

归田漫稿二卷，明钱腾蛟撰。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刻本。二册。半页八行十七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。题“虎林钱腾蛟子雨甫著”。前有万历二十四年张朝瑞序，万历丙申沈文序。

腾蛟，字子雨，号云川，仁和人。嘉靖举人，由邑令擢知海州。忤当轴，左迁潞安别驾，会西部警事，腾蛟厉兵治饷，后寻引归。

卷上五言古诗八首、七言古诗十五首、五言律诗三十五首、五言排律二首，卷下七言律诗七十首、七言绝句十六首。

张序云：“云川公天性慤厚，原憲拘录，士林推长者。往者，刺海州，不佞为公部民，公敦礼荐绅，綏字氓庶，温温讷充，真仲卿次公侑亚也，州人焱附焉。公代去，卧辙者踵相接，迄今尸祝未忘也。其投簪税驾，养高衡泌，多寄意诗酒间，诗累成帙矣”。

沈序云：“公少嗜古，于书靡所不镜，所为文琢以秦葩，饒以汉藻，卑晋魏六朝而下之，诗则五七言，古建安也。近体律大历贞元乎？乐府歌行，吾不知其所祖，骚人之遗烈矣。总之抒性灵而鸣心得，则三百篇前茅哉，乃今独以其诗行，诗亦独以其归田草行。盖公下帷流览博洽，即时时不废吟讽，然其十九治博士业，仕则十七治簿书，至解组抽簪而后，三径菊松间，益得独肆力于声歌，以故归田草最著。今读其诗，固已金筏竞津，浸浸名场矣”。

《明史艺文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皆未收录。

钤印有“丰华堂书库宝藏印”。

明嘉靖刻本天池玉芝和尚内集

天池玉芝和尚内集二卷，明释法聚撰。明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明源刻本。一册。半页十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。题“觉庵居士祖觉选集”。前有忘言居士林树声跋。嘉靖甲子罗汝芳序，嘉靖三十七年天池老人法聚后序，又有玉芝禅师塔文。

法聚，字玉芝，姓富氏，嘉兴人。年十四出家海盐资圣寺。工诗。嘉靖癸亥卒，年七十二岁。

上卷上堂十首、小参十四首、颂古十一首、偈五十一首、赞二十首、箴铭五首；下卷法语十六首、序六篇、记三篇、书问十

二通、杂著七篇。

罗汝芳序云：“内语凡二卷，僧明源为其师玉芝刻也。玉芝初得法于梦居，随隐居武康天池山，名闻远近，宗其教而归者数千百众，开示指陈句皆要义，录久成帙，争共诵传。岁癸亥五月，玉芝忽入寂，其录益为众所重。僧明源乃谋刻之，欲予叙其首。夫予固慕玉芝之久而且切者，叙安可辞？顾浅劣不足以窥其法要耳。然闻玉芝初参梦居云，何以得不落人圈绩，梦居与一掌，玉芝遂大悟。则玉芝之法，原非由言筌得者，吾人又可以言筌而得玉芝也哉？窃领诸方普同真证，谨书此以俟”。

《明史艺文志》卷三子类著录，有《玉芝语录》六卷，《内语》二卷。

钤印有“枕流轩图书记”、“知非楼所藏书”。

明万历刻本王震孟诗文集

王震孟诗集初选三卷文集初选一卷，明王龙起撰。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龙光堂刻本。二册。半页九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。题“闽漳震孟王龙起著，社友宜缙甫黄袞、弓甫陈士奇、体贞甫唐孚、文黄甫王甲、美卿甫陈琦、佛顶甫黄如英同选”。前有“万历己未兰嵎生朱之蕃序、焦竑序。扉页刻有“闽漳王震孟先生 诗文集初选 龙光堂藏版”。

龙起，字震孟，福建漳州人。

诗集卷上七言古诗三十九首、五言古诗三十七首、长短句十七首；卷中七言律诗一百零五首、五言律诗九十八首、附排律七首；卷下七言绝句一百五十首、五言绝句三十五首、杂体三十九首、词四十三首、赋五首。文集收序十七篇、启四通、疏一通、记二篇、说、哀辞、祝寿文、哀文、祭文各一篇。

《明史艺文志》、《四库总目提要》皆未著录。

钤印有“宛平王氏家藏”、“慕斋鉴定”、“汪鱼亭藏阅

书”、“胡氏茨村藏本”。

明天启刻本适志斋稿

适志斋稿十卷，明许乐善撰。明天启五年（1625）刻本。六册。半页九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单鱼尾。题“云间许乐善修之父著，小友胡绍寅稚明甫较”。前有天启乙丑徐光启序、钱龙锡序、钱希言序。卷一第一页书口下有“金时通泰卿写刻”。

许乐善，字修之，号惺初。知郟县，入为河南道御史，累晋南通政使，请告归。在郟蠲除酒税，修筑邑城，郟民赖焉。在台值张居正夺情，都御史率诸御史公疏慰留，乐善为居正门下士，独不署名。疏请停矿税救，建言得罪御史曹学程，举朝称之。其后两起卿秩，旋赴旋归，卒年八十，赐祭葬。

适志斋者，许氏燕居读书处也。卷一赋四首、四言古诗一首、五言古诗十八首、五言律诗五十九首、五言排律十三首、五言绝句三首、七言古诗二十三首；卷二七言律诗一百四十四首；卷三七言律诗八十二首、七言排律二首、七言绝句三十三首、词十五首；卷四奏疏二十三道；卷五奏疏二十三道；卷六序十六篇、跋三篇、记六篇、传二篇、赞五首；卷七启四十五通、书简二十七通；卷八书简三十七通；卷九墓表一篇、祭文三十六篇、疏五篇、对联二十二副；卷十制义十三篇、论三篇。

徐光启序云：“夫诗以言乎志也，惟文亦然。志有苞塞而不喻，则必托诸言以自见，言人人殊归之乎志，志亦人人殊要之乎。适文而六经，诗而三百篇，夫孰非自喻适志欤？而读者与作者亦已足以相喻，非若后世之绋章绘句，以徇时好，志反为辞所掩。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，其适也纳言。惺初许公，弱冠登朝，扬历中外，中更里居者几二十载，雅意好道，习于养生家言。搆一斋，曰‘适志’，日惟焚香默坐，燕息其中，今且几大耄矣。生平踪跡，出入朝宁乡邦间，于朝多立功，于乡多立德，而于其间

复不废立言，诗及古文词积渐成帙，总命为《适志斋稿》，藏之篋中，不以示人。一日出而授余曰，不腆敝帚之业，无当作者，而一生出处略具于兹，念不忍弃去，将以灾木，而欲徼惠一言序之。余与公有连，不得辞，则受而卒業焉。大都言简意足，能以真率少许，胜人多多许。其赋则潘、陆之遗也，其诗则陶、白之致也。其诸所为奏牋、序、记，则晁、贾、韩、欧之概也，而总之诗与文，各如其志之所欲言，取适而止，旁及词曲，间亦能为新声。即属对中，且有巧思而至博士家言，亦复间一游戏，依然旧业，又宛如新裁，有少年生所不敢望者。盖志廊庙，则言廊庙，志江湖则言江湖，又或志恬退则廊庙，而言江湖，志忠爱则江湖而言廊庙，海内士大夫读公之诗，若文者其喻公之志也。夫天启乙丑夏五月，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海上徐光启撰。”按徐序不见《徐光启著译集》，当为佚文。

《明史艺文志》卷四著录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）